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4.03.024

# 新乡贤:新时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刘爽

(信阳学院 教育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在政策层面对乡村教师的角色期待。当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着一些困境:乡村教师公共性缺失、价值理性被遮蔽、发展脱离乡土情境。为了破解这些困境,研究指出乡村教师担当新乡贤角色是促进专业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论证新乡贤角色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新乡贤角色影响专业发展的机制,为乡村教师担当新乡贤角色提供学理基础。为了激励乡村教师认同并担当新乡贤角色,需要从环境创设、制度建立、个体主动性发挥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使新乡贤自然成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追求目标。

**关键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G5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4)03-0150-07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影响乡村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关乎乡村教育发展和城乡教育公平。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明确要求:注重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塑造新时代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sup>[1]</sup>。这为乡村教师身份塑造和职责担当指明了方向。当前,乡村教师发展面临着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失率高<sup>[2]</sup>、专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sup>[3]</sup>、身份认同不高<sup>[4]</sup>等问题。针对乡村教师发展情境的特殊性,提出转变教师专业发展取向<sup>[5]</sup>、开展在地化教师教育实践<sup>[6]</sup>、培育公共精神<sup>[7]</sup>等合理措施。这些措施表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要因地制宜,回归乡土情境,要加强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鼓励教师成为新乡贤,恰与其发展逻辑合辙,理应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奋斗目标。近几年,乡村教师担当新乡贤角色已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内容主要集中在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特征界定<sup>[8]</sup>、角色责任与担当<sup>[9]</sup>、承担角色的限度与困

难<sup>[10]</sup>等方面。新乡贤角色与乡村教师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联系,本研究重点思考如何通过激励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进而促进其专业发展,激发奉献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提升职业发展动力。此外,乡村教师担当新乡贤角色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如何为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创造有利条件也属讨论范围。

## 1 当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当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受困于专业技术取向和现代化发展取向,导致公共性缺失和价值理性被忽视;专业发展脱离于乡村社会,导致无根化。

### 1.1 专业技术取向: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分离

教师专业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担任教师职位的并不是专门人员,“官师合一”是历史写照。品行端正、精通典籍之官可教弟子功课。随着选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形

收稿日期:2023-22-07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一般课题(2023YB0338);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4-ZZJH-09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1A0292)

作者简介:刘爽(1994—),女,回族,河南信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成与完善,士人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读书群体不断扩大。但不少士人落榜,不得不返乡谋求生路,一部分人选择做乡师维持生计。此外,有志于为乡里做贡献的乡绅士族也会选择做教师去教化民众,改善民风。西方社会也是如此,担任教师的人员来源复杂,比如在古希腊,自由民家庭中知书达理的奴隶、善辩的诡辩家都可以成为教师。在中世纪,牧师、唱诗者担任传经教化职责。国家负责教育之前,教师都不是由专业人员担任。从中国和西方所发生的教育事实来看,传统社会中的教师都不具有专业性,他们多是利用自己的声望、权威和知识资本发挥社会教化功能。但是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转变时,教师的专业性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生产方式的转变,雇者需要大量能够从事工业机器生产的工人,能批量培养人才的制度化教育应运而生。以往非专业人员并不能胜任新的教师角色,因为制度化教育追求效率和专业性,只有经过专门训练并且掌握教育本领的教师才能进入教育系统。教师具有专业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一位教师被认定为专业人员所具有的特点和品质。在教师专业发展进程中,专业性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一直引导和制约着教师的发展。但在发展专业性的同时,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却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逐渐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中,成为一个受国家法定建构的特殊社会阶层<sup>[11]</sup>。乡村教师的选聘由政府组织和决定,其来源不再是乡村的“本土人”,因而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逐渐走向分离,失去了情感联系。乡村教师很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对乡村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不感兴趣,不愿花费时间融入乡民。乡村教师的公共属性和公共责任遭到忽视,导致其公共性的衰落。很多乡村教师专心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将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责局限于学校,“国事”“天下事”被束之高阁,却不曾问津。当前,部分乡村教师不能在乡村安心任教,也不能在专业发展中找到生存的意义,这与公共属性的缺乏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在乡村教师职业走向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乡村教师原有的公共属性逐渐走向衰落。

## 1.2 现代化发展取向: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

有学者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城市化的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取向<sup>[12]</sup>。但深入思考发现,以“城市化专业发展取向”命名当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动向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城市和乡村代表着空间地域的划分,物理空间的区隔并不代表本质上的差别。事实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取向都呈现现代发展特征。现代社会追求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规律和确定因果关系,一致性、确定性、标准化成为现代性表征<sup>[13]</sup>。人们追求效率,以此为衡量行动的指标,而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价值意义的追问被忽视,这反映出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驯服,其中就包括教育领域,如教育目的、教学方式、教师专业发展等。现代化教师专业发展取向的特征是以国家制度安排为保障,以统一整体发展为目标,依靠政府力量推进教师专业发展,旨在迅速推动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成长。当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正好印证和遵循了这一取向:发展目标以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提升为主;遵循一元价值观,其主旨是通过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等素养,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发展方式以无差别的自上而下培训为主;发展内容为统一普适的理论知识。但是这种发展取向忽视发展情境和发展主体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忽视了乡村教师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长期以来,相比于城市,中国乡土社会处在现代与传统的交织地带,虽然乡土社会制度不够完善,政治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乡土社会中的人情世故、传统习俗、地方文化都得以保留。一方水土,一方风情,每一个乡村社会都是不同的。乡村教师面临着不同情境,遭遇也不尽相同,完全以现代城市教师发展标准要求乡村教师,会导致乡村教师发展的无根基性、被动性,及其自主权的丧失。

### 1.3 空间疏离:发展脱离情境的无根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其中也包括乡村教师。乡村教师,有的从小生活在乡村,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入学城市,生活于此。在慢慢适应城市生活节奏和习得城市文化后,再回到乡村,产生的是陌生感。即使并不有意抹去乡村生活的记忆,但也逐渐遗忘。他们是“文化旅行者”,离乡多年,却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就好像无法扎根的“流浪者”,身处何地都会感到格格不入。有的乡村教师本身生在城市,积极或被动选择乡村教师这一职业,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但由于文化根基不同带来的文化冲突,

也难以产生认同心理。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都被称作“异乡人”“逆行者”,这些词语精准地说明了乡村教师的发展处境,即与乡村社会的疏离导致发展的无根化。教师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一方面是因为地理空间的区隔,致使对乡土社会的不熟悉。很多乡村教师在城市买房,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穿梭,所以不会浸润在乡村文化之中,也不会乡村实践活动中亲身体会乡村文化。他们结束一天或者一周的教学活动后,背着自己的行囊返回城市的高楼之中。学校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是暂时的栖居地。另一方面因为情感空间的排斥,乡村教师不会主动从内心深处接纳乡村社会,融入乡民乡风。在城市生活的乡村教师,接受了现代社会的洗礼,他们目睹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深受现代性的影响。乡村社会所独有的差序格局、人情世故、传统习俗都会让他们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乡村教师在发展时,并不会自觉地从乡村社会汲取有用内容,反倒急于摆脱这一发展处境。他们主动向城市教师看齐,以普遍无差别的要求要求自己,忽视乡土社会不同之处以及历史变化,走上现代化、标准化的道路,在去乡村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sup>[14]</sup>。对于乡村教师而言,乡村不仅意味着与城市相对的地域空间,还是乡村教师“茁壮成长”的“营养土壤”,其物理环境、文化特质和交往场域都为乡村教师的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动力。事实上,在社会剧变之中,乡村社会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照料、乡民自治精神的培育、文化的更新与传递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乡村教师锻炼的机会,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才干。

## 2 新乡贤角色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关联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着公共性衰落、价值理性悬置、发展脱离情境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乡村教师的成长,也不利于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的发展,因而必须找到破解困境之道。新乡贤角色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是应有之义。

### 2.1 新乡贤角色的阐释

乡贤角色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该角色的特质也会发生变化。为了对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理解更加全面透彻,需

要从历史和当代乡村社会特点两个逻辑起点出发。

乡贤,是一个具有历史底蕴的词语。“乡”,行政区域的一级,指的是皇权难以通达、乡民自治生产生活的地方。“贤”,品行高尚之人。“乡”“贤”结合,组成“乡贤”,意为乡村社会之中有德才之人。考古乡贤文化,不同时期人们对乡贤角色赋予不同期待。“乡贤”一词最早大约肇始于汉末,在当时只有有作为的官员或者社会威望、对乡村有重大贡献的人才可称为“乡贤”<sup>[15]</sup>。明清时期,乡贤的称呼范围不断扩展,只要生于乡里,德业学行著于世,为乡亲所称颂的贤能之士都可以是乡贤。清末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乡村教师的乡贤角色开始转型<sup>[16]</sup>。一部分接受新式教育的有识之士和留学归来的有志青年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承担起挽救民族生存和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乡村教师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成为乡村建设者和改造者,承担着传播知识、启迪民智,推进乡村文明进程、宣传革命和抗战思想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教师仍然扎根乡村,继续承担培养人才、服务三农的重任。从乡贤角色内核演变可知,成为乡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地性、德行高尚、贡献乡里。

从“乡贤”到“新乡贤”,蕴含着时代变迁对乡村教师不同的行为要求<sup>[17]</sup>。经过现代化发展,当前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乡村社会相比已经有了极大变化。首先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改变。费孝通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以“己”为中心,围绕着人际关系的远近形成纲常伦理,以此规定君臣、父子、夫妻等人员之间的等级秩序<sup>[18]</sup>。所以在中国乡土社会难以形成普认道德,因为它是依据与“己”的各种关系去规定人的行为规范。整个社会的运行依赖于“礼”,呈现出典型的礼治社会特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民从地方性、传统性共同体之中脱离出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和不固定。乡村社会成员逐渐成为“原子化”的公民。过去对人们具有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村规民约也逐渐失去效力<sup>[19]</sup>,而新的公共团体和社会道德还未真正形成,这种社会道德不同于传统的道德规范,它是对全体成员有效的实体,并且依托打破血缘亲疏关系的自治共同体来践行。其次,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流动。过去的乡土社会呈现一种静

态,人们世代耕种于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稳定。但这种静态被外界打破,开始流动变化,“生于斯,长于斯”也不是现代乡村社会的常态。村民可以远离家乡,外界的人们也可以带着先进的技术、新鲜的资讯进入乡村。乡民与乡村教师之间的信息鸿沟逐渐弥合,所获取的信息相差无几。最后,随着基层组织制度的建立,乡村社会一方面接受国家的管治,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村务自治的传统。但是受过去贤人治村的影响,乡民还未真正走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其自治精神还有待培育。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我们思考“新乡贤”这一角色应具备的素养。新乡贤不一定生在乡村,长于乡村,物理空间的界定并不是必要条件。并且随着传统道德思想的衰落,过去作为儒家思想化身的乡村教师的道德权威也在递减。因为信息渠道的多元,民众智识启迪职能也在弱化。在承接过去乡贤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基础上,结合现代乡村的变革发展要求,有学者总结新乡贤应具备的特征,包括服务乡里意愿、承担国家使命、彰显乡土属性、掌握现代知识、引领先进文化<sup>[15]</sup>。对这些品质进行归纳总结和再概括,研究认为乡村教师担任新乡贤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包括公共性、教育服务乡村的意愿、社会实践力。

## 2.2 新乡贤角色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联

### 2.2.1 公共性:对乡村教师专业性的补充

公共性是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社会性要求。乡村教师的公共性内涵丰富,其首先意味着开放性。乡村教师的公共性随着其交往范围的扩大而不断生发。乡村教师打破乡村学校的界限封固,主动走出学校融入乡村社会。乡村教师从个体性、私人性走向公众性、开放性,他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可见、可闻、可接近的敞开。在公共领域中,乡村教师能够体验到在私人领域不可能体验到的感受和对象。再者,公共性指的是实在性。乡村教师一旦不把自己局限在乡村学校,而是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与不同的主体交往,就会从不同方面和视角获得对“自我”在场的现实体验。乡村教师在承担不同角色的同时,其经验和感受可以相互印证,从而使体验更加丰富。在中国社会当中,人们期待教师承担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文化传承的使命和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责。乡村教师进入公共场域,参与公共事务,从公共利益出发,利用其专业素养和公共理性,对相关问题提出批判性、建设性意见。从乡村教师行为发生

的场域和与其他主体发生的联系来看,乡村教师的活动不局限于学校,其还与乡村社会、其他社会与国家产生联系。乡村教师具有公共性意味着其角色超越专业人员,还可以是国家的公职人员、社会的代表、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践行者<sup>[20]</sup>。乡村教师工作生活的地方在乡村,乡村社会为其发展提供了机遇。乡村教师不仅要致力于专业素养的提升,还需顾及乡村社会给予的公共责任。乡村教师应心系乡村社会发展,培育乡村社会情怀,传承乡村优秀文化,热心乡村事务。同时,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应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乡村教师的公共性是对专业性超越,它要求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不能拘泥于专业素养的提升,还应该开阔视野,将专业发展置于乡村教师生命场域之中。提倡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是为其走向公共场域,发挥公共属性提供一种途径。如此,专业发展不仅仅是丰富专业知识和提升专业技能,还与教师本人的人生价值实现相契合,实现“专业人”“社会人”的和谐统一。当然,乡村教师的公共性并不是对专业性的否认和丢弃,公共性功能的发挥需要以专业性为基础。二者是和而不同、共生互促的“一体两翼”关系<sup>[8]</sup>。当没有专业性支撑时,乡村教师就像公共舞台上的“小丑”,因为蹩脚的“演技”而被笑话。

### 2.2.2 教育服务乡村:乡村教师价值理性的复归

价值理性的复归,指的是个体出于无条件的对价值观念的纯粹信仰而行动,并且在行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有计划地以此为取向,意志坚定地实现价值标准<sup>[21]</sup>。价值理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确立行为所要达成的目的、对目的设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努力克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首先,确立行为所要达成的目的,即为行为提供价值信仰。个体的行为受到一定价值观念的引领,比如为我的利益,但作为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中,主体价值观念可融合于社会价值观念之中,主动为社会价值观念的实现服务。乡村教师扎根乡村、服务乡村,既是个人专业发展目标的定向,也是将时代赋予的使命确定为价值观念的担当。融身于乡村社会,是将栖居的乡里打造成文明和谐之地的价值追求,是在功利价值观念横行的社会中选择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也是在社会历练中实现个人成长的机遇。其次,成为新乡贤,利用自己的职业为乡村建设添砖

加瓦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扎根乡村可以发现,乡民对高雅精神生活无限向往,在机械化劳作的高效之下,多出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使得他们渴望找到心灵的安放之处。因为获取信息的便捷和同质化,乡民可以通过短视频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周边情况,信息获取机会有了保障,但是对信息的判断与整合不尽如人意。他们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懂得先进技术的贤能之人的引导。每年寒暑假,在乡的儿童没有公共游戏的场所,他们或者四处游荡,或者沉迷手机,缺少一个积极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这些儿童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更倾向于与同伴交流,相比于城市儿童,显得更加内向和自闭。在乡村,有些地方设有公益书屋,但是缺少领读人,教育资源因缺乏专业人员的有效利用而荒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可见,乡村社会大有作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乡风习俗的改造、乡村事务的治理、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等都需要乡村教师的参与。最后,在实现社会价值观念时必会遇到不可避免的困难,迈向“应然”的理想状态需要莫大的勇气。乡村教师在服务乡村时,会遭遇个体生存和社会奉献、热情冲动与“骨感”现实、逃离与坚守的矛盾境遇。这些困境可能使乡村教师动摇,意志变得薄弱。但是当教师选择将服务乡村作为人生的价值,认同自己的职业,融入所处的生命场域之中,从而去拓展生命的深度和广度,赋予人生丰富的意义,就能汲取无尽的力量,“在相对‘劣势’的乡村条件下仍能完成生命意义的绽放,以乡村教育事业作为生命秩序的自我安顿”<sup>[22]</sup>。

### 2.2.3 社会实践力:扎根乡村社会提增专业信心的有利保证

社会实践力,是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社会,在服务乡村的社会实践中所具备的能力和素质。社会实践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在具体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乡村教师具有社会实践力既是践行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职责的必要条件,也是扎根乡村社会提增专业信心的有利保证。当前,由于我国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发展的特点,使得教师缺少一定的实践力。就职前教育而言,为了满足国家对师资的要求,师范教育应运而生,培养教师的责任开始由专门的教育机构承担。很多师范生毕业以后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招聘进入工作场所,走上了“从学校到学校”的发展路径。入职以后,为了让新手教

师迅速适应工作节奏,早日成为合格的教师,教师培训成为促进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但是这一发展路径存在一定的风险,即脱离教师发展的真实特殊情境,囿于学校围墙之内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最终走向形式化和一般化。面对复杂的教育情境,一些教师会感到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毫无用武之地,出现了“技术固着”的困境,深感专业知识缺少适切性,从而出现专业信心危机。这种信心危机源自实践情境不断变化的特质——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sup>[23]</sup>。乡村教师身处乡村,这一环境是开放的、无序的,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固定的,所以诉诸经验传统不一定奏效。乡村教师应改变书斋式发展方式,走入乡土社会广阔天地,在服务社会实践中得以锻炼提升。当乡村教师志愿成为乡土文化传承者和发扬者时,自然会深入了解乡土文化,开发乡土文化课程资源,创新教学内容,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一般文化知识。在关心乡村儿童的发展时,了解他们的处境,给予教育关怀,在这过程中逐渐觉知乡村教师职业的光荣与使命。同时在与家长沟通时,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的良好建议,形成家校共育合力。乡村教师还可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参与公共事务,为乡民树立榜样,共同培育自治精神。

## 3 破解专业发展困境:助力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

成为新乡贤是乡村教师破解专业发展困境的有效路径,而乡村教师的新乡贤身份需要各方努力守护,学校和社会应创造乡村教师渴望向往的扎根环境,国家应制定相应的奖励激励机制,乡村教师也责无旁贷,要积累担当新乡贤的素质条件。

### 3.1 创造乡村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个体走出私人领域,参与公共事务,与他者相互交往并表达观点的开放场域。公共场域繁荣与否影响着公民公共权利的行使,影响着公共精神的培育。如果一个社会公共空间萎缩,则不利于社会成员的公共性发展。公共空间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社会成员在此开展社会活动,反映出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平等性和多元化的特征。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是乡村教师打破学校界限,走向公共空间的行动证明。村里文娱活动的开展、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与规划、公共

事务的决策等都可以邀请教师参加。为了让乡村教师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责,需要创设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的创设需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为乡村教师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条件。教师在学校要进行教学活动,这占据了教师多数时间。如若教师参与公共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有效措施就是减少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行政部门对教师过多的教学检查和不合理的任务分担,为教师留出更多的空闲时间。乡村学校也应鼓励教师走出校门,走入乡村,实行灵活的工作时间制度,减少对教师行为的过多约束。第二,为乡村教师表达话语提供平台。“言说”是个体走向公共场域参与政治生活的一个构成要素<sup>[24]</sup>,话语权的保障是极为关键的。乡村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专门人员,其所具有的教育知识多于其他人。乡村教师可以利用一定的平台将教育方法、教育知识传递给家长,同时村民也可以通过平台与教师互动交流,配合乡村教师工作的开展。乡村教师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合理珍贵的建议需要得到回应,否则会造成教师因受冷漠对待而患上“失语症”。第三,尊重教师自主权,营造平等开放氛围。教师自主权是教师主体地位的保障,也是教师社会功能发挥的条件之一。乡村社会的成员应该尊重乡村教师的自主权,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乡村教师。乡村领导要避免行政权力对教师自主权过多干预及利用权威打压教师的表达权。

### 3.2 建立完善奖励激励制度

乡村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育乡村儿童,成为新乡贤是其职责的拓展。为了鼓励乡村教师长时有效担当此角色,需要建立完善奖励激励制度。首先,国家出台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条例。从目前国家颁发的政策文件来看,乡村教师成为新乡贤是国家对乡村教师承担公共责任的号召,热情鼓励乡村教师加入乡村振兴战略当中。当乡村教师决心加入建设美丽和谐乡村的队伍,发现缺少具体的行为规范和行动指南,只能不断地摸索前进,但成本和代价会增加。所以国家要组织专家、乡村政府、乡村教师会谈,商议制定详细可操作性强的制度条例,为乡村教师承担新乡贤角色提供行动指南,做到有据可依。其次,地方政府完善乡村教师评价制度,给予乡村教师多元奖励。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公共行动是乡村教师作为公民的基本素养,也是乡村教师更好服务乡村建设的必备条件。因而教育行政部门在评价乡村

教师时应破除唯分数的单一评价标准,还应将其在乡村建设中所作的贡献大小作为评价内容。同时,对有突出贡献的乡村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尊重专业自主权,拓宽行动空间,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动性。

### 3.3 发挥主动性,提升担当新乡贤的素质条件

乡村教师担当新乡贤角色需要一定的素质条件,而这些条件依赖教师发挥主动性积极提升。首先,乡村教师要不断积累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经验,做到因地制宜。乡村教师身处乡土社会,与现代化城市发展不同,乡村社会既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又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乡村社会要走出一条不同于城市的发展道路,其关键就在于立足本土,挖掘特色。乡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乡村教师的具身化认知与体验,乡村教师要深入乡村社会,了解民俗风情,主动融入乡民,解民忧抓民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教师具有地方经验知识,能改变乡民将乡村教师看作“百无一用的书生”“局外人”的刻板印象,也能促使乡村教师思考如何去改善乡村,做到精准发力。其次,乡村教师要提升建设乡村的综合能力。乡村教师在建设乡村中承担多重任务,需要具备一定的综合能力。现代乡村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乡村教师要有运用现代科技服务三农的能力。比如乡村教师主动提升信息素养,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传播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育新型现代农民。此外,乡村教师还需提升解决问题能力、与乡民沟通能力等。最后,乡村教师要培育乡土情怀。乡村教师要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职业,认同自己的身份,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倾听乡民的想法,对留守儿童和特殊儿童给予更多的关照,成就他们的人生。

###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2020-08-28)[2023-09-1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3735/202009/t20200903\\_484941.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3735/202009/t20200903_484941.html).
- [2] 肖菊梅,王焱.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流失问题探究[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1(3):59-64.
- [3] 袁罗牙.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缺失与回归[J].继续教育研究,2016(12):77-79.
- [4] 刘桂辉.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两难困境与破解路径

- [J].当代教育科学,2022(12):54-60.
- [5] 田爱丽,房才桐.基于场域的乡村教师适应性专业发展取向[J].现代教育管理,2019(4):86-90.
- [6] 李伟,邬志辉.国外乡村教师教育变革的在地化实践[J].比较教育研究,2023(3):22-31.
- [7] 伊娟.公共精神:城乡教师共同体建构的应然诉求[J].当代教育科学,2021(12):13-19.
- [8] 周晔,何晔.乡村振兴中乡村教师的新乡贤角色——公共性视域的考论[J].教育研究,2023(4):12-22.
- [9] 肖正德.论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师的新乡贤角色[J].教育研究,2020(11):135-144.
- [10] 白亮.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历史图景与现实幻象[J].教育研究,2023(4):35-43.
- [11] 闫闯.走向“新乡贤”: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困境突破与角色重塑[J].教育科学,2019(4):77-83.
- [12] 倪嘉敏,刘旭东.超越构成整体论:一种审视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取向的哲学新视域[J].当代教育科学,2022(10):55-63.
- [13] 杨九诠.“什么评价”与“谁的评价”:教育评价的现代性反噬[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4):173-183.
- [14] 黄俊官.乡村教师公共性的旁落与重构[J].教育评论,2021(1):131-136.
- [15] 肖正德,卢尚建,谷亚,等.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02,112-118.
- [16] 谷亚,肖正德.乡村教师乡贤角色的百年嬗变[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3):53-58.
- [17] 毛菊,吴凯欣.论乡村教师“乡贤”到“新乡贤”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2(6):116-124.
- [18] 费孝通.费孝通论乡村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8-31.
- [19] 张良.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
- [20] 周晔,徐好好,刘菊英.“乡村的”教师:乡村教师身份的公共属性及其责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3):34-44.
- [21] 陈新汉.论价值理性的异化[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31-42.
- [22] 吴河江.乡村教师意义世界的退隐与自我救赎[J].当代教育科学,2021(7):63-68.
- [23] 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M].夏林清,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8:14-15.
- [24]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6.

## Becoming New Rural Sages: A Path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LIU Shuang

(School of Education, Xinyang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Rural teachers becoming new rural sages is the role expectation bestowed upon rural teachers by the country at the policy lev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urrently,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lack of public nature of rural teachers, obscured value rat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disconnected from rural context.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aking on the role of new rural sages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rural teachers. It demonstrat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ole of new rural sages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he role of new rural sage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ural teachers to take on the role of new rural sages. In order to motivate rural teachers to identify with and take on the role of new rural sages, supportive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from the aspects of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establishing systems, and exerting individual initiative, so that becoming new rural sages naturally becomes the pursuit goal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rural teachers.

**Key words:** rur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w rural sages

(责任校对 唐尧)